



摹赵壹捣练图(局部) 赵信 资料图片

宫怨诗是唐宋间盛行的一类诗歌类型,但传统的宫怨诗,往往是男性诗人模拟宫中妃嫔所写,寄托的多是诗人自己不受重视的哀怨之情。宫怨诗的主人公,真正生活在深宫之中的女性,反倒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。《红楼梦》“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”一回,写得极尽富贵堂皇,排场非凡。为贾家带来这次荣耀场面的贵妃贾元春,在见到祖母、母亲这些最体己的人时,“只管呜咽对泣”。她流露心迹的话,在《管锥编》中,由钱钟书从《红楼梦》里各处牵来,成完整表达:“‘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’……今虽富贵,骨肉分离,终无意趣”;终于‘虽不忍别,奈皇家规矩差错不得的,只得忍心上舆去了’。”

写宫中女子情形,白居易的《上阳白发人》和元稹的《行宫》颇为知名。后者只有二十字:

寥落古行宫,宫花寂寞红。

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。

想想这些女子,一生年华,于此残存,不禁万千感慨。帝王的后宫,不知消磨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和生命。

在古代,后宫对普通人来说是颇遥远的。在《管锥编》中,钱钟书在“全晋文”卷里,引述了另一位如贾元春一般女子的文章。此女子名左芬,是晋代文学家左思之妹,她本人也能文,“有集四卷”。她入宫后称“左九嫔”,在经历了长久的宫中生活后,思念亲人,便写出一篇《离思赋》。钱钟书从中节录引述(个别与通常本略有异):“生蓬户之侧陋兮……谬忝侧于紫庐……悼今日之乖隔兮,奄与家为参晨。岂相去之云远兮,曾不盈乎数寻;何宫禁之清切兮,欲瞻睹而莫因!仰行云以唏嘘兮,涕流射而沾巾……乱曰:骨肉至亲,化为他人,永长辞兮!”赋中“紫庐”,指宫殿。“奄”,忽然,“参晨”是参星与辰星的合称。古人认为此二星

钱钟书论宫怨诗赋

●杨建民

分别在西方和北方,出没不能相见,合称比喻彼此隔绝。辰星也称“商星”,杜甫有句: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”

左芬叙述自己不幸被选入宫中,哀伤今天曲折隔离,忽然就与自家如“参辰”一般不能相见。并非实际距离与家相去有多远,不过“数寻”(古代以八尺为一寻)罢了。可宫中禁忌严苛,想与家人见面却无有机会。仰望天上自由的白云唏嘘不已,只能涕泗交流泪湿巾帕。最后痛切:骨肉亲人,不能相见,永远长辞。曹雪芹笔下贾元春的“离思”心情,近两千年前的左芬也曾有过。

在此钱钟书略有生发:“按宫怨诗赋多写待临望幸之怀,如司马相如《长门赋》、唐玄宗江妃《楼东赋》等,其尤著者。”一般的宫怨诗赋作品,大多写希望帝王临幸而不得之“怨”。《长门赋》据称是汉武帝失宠皇后陈阿娇用“百金”托司马相如而作。赋文以种种描述、烘托,表现了被遗弃的苦闷抑郁。《楼东赋》乃唐玄宗妃子江采萍所作。她原受宠,后因杨贵妃,渐渐少得皇帝临幸,她以此赋描述先前恩宠及今日失落的对比感受。与她们不同:“左芬不以侍至尊为荣,而以隔‘至亲’为恨,可谓有志。”这位左九嫔并不以侍幸皇上为荣,而以与家亲隔离“为恨”,钱钟书因此称赞其“有志”。还称赞这篇赋:“即就文论,亦能‘生迹’而不‘循迹’矣。”所谓“迹”,是先前有过的“有形可见者”。钱钟书这里用的是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里的话,“循迹”即按照先前有的东西来做,“生迹”即不循先前,这是认为左芬作品别开生面。这算是颇高的评价了。

这些文字,是当事人一面之词。家人呢,面对女儿或姊妹被帝王选中,他们怎么想?钱钟书从史料中进一步寻出了这些女子家亲的反应来。在记载左九嫔《离思赋》的《晋书·后妃传》中,还记载了一位与左芬同为“贵嫔”的女子胡芳。《晋书》中也有记胡芳父亲的《胡奋传》,其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(胡)奋唯有一子,为南阳王友,早亡。及国女为贵人,哭曰‘老奴不死,唯有二儿,男入九地之下,女上九天!’”这位胡芳的父亲,并不以女儿选为“贵人”为荣,反而大表表示不幸。胡芳父亲外,表现这种情绪的还

有:“与左芬兄(左)思《悼离赠妹》诗所谓‘永去骨肉,内充紫庭’云云,有同悲焉。”对妹妹的人选宫中,左思也有诗句。注意,妹妹虽然只是选入“紫庭”,可题目却用了“悼”字,可见他与胡芳父亲包含着同样的沉痛悲郁之情。

接下来,钱钟书再举出一个比贾元春、左芬更激烈的女子形象。《全唐文》卷三〇一吕向《美人赋》:“帝曰:‘今日为娱,前代固无。当以共悦,可得而说。’……有一美人,激愤含颦……曰:‘……若彼之来,违所亲,离厥夫,别兄弟,弃舅姑,戚族含羞,邻里嗟吁。气哽咽以填塞,涕流离以沾濡;心绝瑶台之表,目断层城之隅’。”此赋作者吕向是唐代学者,大臣,曾任工部侍郎。他的这篇《美人赋》,钱钟书断续引述的几句,正是其要害之处。赋文开篇,极度渲染帝王搜集天下美女,充斥宫殿的情形。面对此等繁华场面,帝王自然得意显摆:今天这样的娱乐,前代不曾有过。大家应当都愉悦,不妨都来说。于是,下属一千人“咸齐首,互举酒;歌千春,称万寿。”也有女子出来称颂感恩。这时,一女子站了出来,“凛若秋霜,肃然寒筠”,紧皱眉头,激愤地说:假若你来这里,是阻隔了所有亲友,与丈夫诀别,与兄弟分离,抛开了舅舅姑姑,让亲戚族人感到羞惭,周围邻居感伤叹息。(你愿意吗?)自己孤寂气塞哽咽,泪湿衣襟;面对这富丽华美的楼台,内心冷绝;朝宫殿最边缘处望去,是向往我的家乡啊。

她大声地对着帝王表达了自己不同凡响的生活向往。这声音出现在一千多年前,这种价值观的宣示,着实令人由衷敬佩。

对这位女子的表达,钱钟书以为:“一入紫庭离骨肉,凄黯正不亚于‘一去紫台连朔漠’,而江文通《恨》《别》二赋都未及此;殆事关宫掖,文字固当识忌讳。”钱钟书认为此女子的“凄黯”,不下于杜甫以“一去紫台连朔漠,独留青冢向黄昏”诗句描述的宫女王昭君。这种情感,南朝文学家江淹(字文通)著名的《恨赋》《别赋》也不曾写出,大约因为事涉宫廷,有所忌讳。由此看来,唐代作家笔下的这位女子,更多一层面对皇权愤激发言的勇敢,真正令人可敬可佩。

繁花盛开,凋谢枯萎,这是大自然的千年循环,亦是生命的周而复始。每一朵花卉的绽放,象征了新生命的诞生与希望;每一次凄美的凋零,代表了生命的终结与遗憾。然而,过分关注花朵的盛开与凋零,并不仅仅是对生命过程的简单演绎,更隐藏着深刻的哲学含义。

如同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所说,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,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花朵的形态与本质是客观存在的,只是生命的外在表现。然而,花卉所赋予的生命力及其生长轨迹,则流淌着无尽的想象力与探索空间。从一颗细微的种子发芽破土之时起,会遭遇风雨重重,沐浴阳光甘霖,一点点地生根发芽,翘首迎接阳光漫射,最后伴着光阴流转而凋零衰败,这构成了生命的完整历程。

这段生命之旅,无疑使人联想到一句古老箴言,生命不息,物极必反,变化即为永恒之真理。花开之际,感慨于生命的绚丽多彩,品尝到生命的蓬勃朝气。而花落时刻,又不禁悲叹生命的短暂易逝,体悟到生命无常的无情。然而,无论是漫长还是匆匆,无论是美好还是苍凉,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无法逃脱这种生死轮回的束缚。这便是自然的法则,也是生命的真实。

在这样的生命循环中,我们应当挣脱心中的烦恼,珍爱此刻的时光,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生命旅程。我们应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心境,勇敢地应对人生百态。尽管在这条坎坷曲折的生命道路上,总会面临层出不穷的挑战与困境,但我们必须要怀揣信心,尽量从容应对每一次挑战。正所谓,每次挑战皆为自我成长的契机,每一困境皆可视作学习提升的良机。因此,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求知进取,升华自己的素养与技能,唯有如此才能在生命的激流中勇往直前,取得辉煌成就。

花开花落,这不仅仅是一场生命的轮回,同样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鲜明体现。在这无声的四季更迭间,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坚强,也领悟到时光荏苒的无奈与遗憾。然而,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能在这样的短暂生命里,学会珍惜每一寸光阴,精心呵护每一场花开,让生命过得充实而精彩。只有这样,我们的生命才会如同繁花似锦,灿烂多姿,绽放出最为绚烂的色彩。

临财不苟

●杨宇

“临财不苟”出自《礼记·曲礼上》:“临财毋苟得,临难毋苟免”,意思是面对钱财不随便求取,洁身自好。后人常用此成语形容君子不以物惑、坚守名节的高尚品格。

苟,形声字,从艸,句声。《说文》:“苟,艸也。”艸即草本植物的统称,本义是指草。作形容词,表示随便、轻率,如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:“无易由言,无曰苟矣”,意思是说不要轻率乱发言,做事不可随便。又作贪求,如西汉陆贾《新语·慎微》:“不贪于财,不苟于利。”作副词,表示姑且、暂且,如诸葛亮《出师表》:“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。”

临财不苟反映的是一种人对待钱财、利益的态度——不贪求、不妄取,廉洁自爱,不有辱人格。朱熹在《朱子家训》中告诫子孙后代:“临财欲其勿苟,见利欲其勿争”,是说面对钱财利益,要克服食欲,保持定力,不是自己的,一分一毫都不能妄取。汤显祖在《文昌汤氏宗谱·家训》中有云:“廉者有分辨,临财毋苟得之谓也。”是说面对钱财心有主宰,不以不正当手段获取,称之为廉。

临财不苟、以廉立身,对于官者而言,最重要的是耐得住清贫、抵得住诱惑,对不义之财不动心、不起念、不毁节。东汉孔奋曾在姑臧担任县令,此地商业发达,每有县官到此任职,几个月便捞得不少钱财。可孔奋不随波逐流,“躬率妻子,同甘菜茹”,在姑臧主政四年却“财产无所增”,被人讥为“身处脂膏,不能以自润,徒益苦辛耳”。离任之际,当地百姓凑上牛马器

物赠之,均被他谢绝。后人赞曰:“分毫不取民膏脂,心中自存清廉尺。”

临财不苟者,心清目明,能洞察不义之财背后的陷阱,黑白之分,一眼可见。《旧五代史·晋书》记载,五代官员高汉筠在襄州供职时,有名恶吏趁暗夜私赠白金五百两,高汉筠正色斥道:你不是多剥削了农民,就是多榨取了商販,“吾有正俸,此何用焉!”遂将白金悉数上交,并告诫该吏不可再为。正所谓“正气存内、邪不可干”,一个人对钱财等身外之物能知足知止,其为官治政就能不受到邪气侵染、不被他人左右。

与“临财不苟”相对的是“见利忘义”,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,将道义良知抛之脑后,贪财妄取,其结果必定是身败名裂。唐代皇甫冉《三水小牍》记载了一则故事,宿州太守陈璠贪饕成性,任职五年间大肆索贿受贿,搜刮无数钱财,百姓怨声载道,最终被处极刑。临刑之前,这位原本“粗悍木朴,不知书”的官员索笔写下忏悔诗:“积玉堆金官又崇,祸来倏忽变成空。五年荣贵今何在?不异南柯一梦中。”陈璠的教训正应了《左传·昭公十年》中的一句话:“义,利之本也,蕴利生孽。”意思即,道义是利益的本源,不当求利是要带来祸害的。

“临财”是考验,“不苟”见操守。抵制金钱和物欲的诱惑,最紧要的是正心明道,以清正廉洁自励、以蕴利生孽自警,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,戒贪欲、强定力、守规矩,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。

《水浒传》中的“武艺”与“本事”

●崔乐泉

定时代对武术技艺的异称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传统武术的丰富多彩。而正是这些精彩的被称为“武艺”“本事”的武打技击形式,共同构建了独特的水浒武术文化。

十八般武艺:多样的武器器械

《水浒传》成功塑造了一百零八位性格迥异的英雄形象,每位好汉往往对应的武器也各有不同。

第二回,讲到禁军教头王进传授九纹龙史进武艺时,这样写道:“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,十八般武艺,一一从头指教。那十八般武艺?矛锤弓弩铳,鞭镰剑链挝,斧钺并戈戟,牌棒与枪杈。”虽然以上十八种武器大体可以概括传统兵器的种类,但书中描写的远不止十八种武器,还有很多细分的种类。

第七十六回,在描写童贯攻打梁山时写道,“童贯掌握中军为主帅,号令大小三军齐备,武库拨降军器,选定吉日出师”。而“武库拨降军器”中,就包括了“绿沉枪,点钢枪,鸦角枪”“青龙刀,偃月刀,雁翎刀”“雀画弓,铁胎弓,宝雕弓”“射虎箭,狼牙箭,柳叶箭”“擗车弩,漆抹弩,脚登弩”“开山斧,偃月斧,宣花斧”“竹节鞭,虎眼鞭,水磨鞭”“流星锤,鸡心锤,飞抓锤”,以及方天戟、丈八矛、龙文剑、虎头牌等二十八种器械。小说中还列举了几种农业用具兼作武艺器械的:扁担、劈柴斧、铁锹、锄头、竹篱、稻叉等。

此外,《水浒传》还详细刻画了好汉们使用的特色武器器械,如花和尚鲁智深的禅杖,一丈青扈三娘的红锦套索、急先锋索超的金蘸斧、混世魔王樊瑞的流星锤、中箭虎丁得孙的飞叉、没羽箭张清的飞石等。《水浒传》展示了形式多样的武器器械,就像一座规模庞大的古代武器器械陈列馆,让人目不暇接。

不同的武器器械,配合着好汉们的绰号,充分展现了他们各异的性格特点。使用简单单长枪的豹子头林冲,襟怀坦荡、正直善良;善使狼牙棒的霹雳火秦明,性格急躁;而持短柄双板斧的黑旋风李逵,粗鲁豪放,他的武器也符合农民身份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,当属使用禅杖的花和尚鲁智深。小说第七回中,鲁智深投大相国寺看守菜园时的一段文字,展示了他的禅杖。为了镇服“众泼皮”:

(鲁智深)自去房内取出浑铁禅杖,头尾长五尺,重六十二斤。众人看了,尽皆吃惊,都道:“两臂膊没水牛大小气力,怎使得动!”智深接过来,抡麇的使动,浑身上下,没半点儿参差。众人看了,一齐喝采。

这段涉及禅杖的文字,既点出了鲁智深的深厚功力,又符合他的僧人身份。《水浒传》将不同的武器器械匹配不同性格的人物,将中国古代武术的文化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:丰富的武术技艺

《水浒传》描写了大量武艺技击场景,如果对小说中描写的相关场景进行分类,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:一类是以上阵技击为目的的具有军事特色的军事武术,另一类则是与军事武术相关的民间武术。

中国传统武术的诞生,与中国传统农业及军事活动的演进有着密切关系。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的文化形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。军事武术强调简单实用,注重实战技能;而民间武术既具有军事武术的特色,同时又更强调习武的健身功能。不过,由于《水浒传》描写的故事所发生的时代动荡不安,战争频繁,当时的武术活动在整体上更注重武术技击的实用性。

在《水浒传》中,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实际上由两类人员组成:一类是有军队背景的武官,如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、金枪手徐宁、病尉迟孙立、花和尚鲁智深、镇三山黄信、大刀关胜等;另一类则主要是游民和流民,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,他们

是水浒英雄的主要成员。这两种人的身份与社会经历有明显差别,他们的武艺水平也差距较大。第二回中,禁军教头王进在评价九纹龙史进的武艺时这样说道:“令郎学的都是花棒,只好看,上阵无用。”这实际上是对当时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区别的一个中肯评价。因为军事武术更注重实战中简单实用的技击效用。林冲在柴进庄园里与自称“枪棒教师”的洪教头较量,就显示了其高超实用的武艺水平。《水浒传》第九回这样写道:

洪教头喝一声:“来,来,来!”便使棒盖将入来。林冲望后一退,洪教头赶上一步,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。林冲看他步已乱了,被林冲把棒从地下一跳,洪教头措手不及,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,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脑袋骨上,撇了棒,扑地倒了……洪教头羞颜满面,自投庄外去了。

在这里,林冲对棒的使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,凸显了其武艺水平的实用特征;相对而言,那些民间好汉的功夫就逊色多了。第四十八回,在宋公明两打祝家庄的过程中,王矮虎被扈三娘活捉,后林冲出阵,不到十个回合就把扈三娘拿下。第五十七回,双鞭呼延灼在败退的路上连续遭遇没遮拦穆弘、

花开花落自有时

●李岚



手持狼牙棒的霹雳火秦明(选自《水浒传叶子》)

作者供图

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里,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《水浒传》,为何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?除了人物形象鲜活,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外,《水浒传》还有一个其他许多古典名著所不具备的特点,那就是它通过对武术技艺和器械的展示,将源远流长、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武术文化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其实,读过《水浒传》的人都知道,这部小说虽然有不少情节涉及武打场面,且全书描写的各种名目的武器器械更是不计其数,但书中始终没有出现“武术”一词,相关的描写词语多以“武艺”“本事”等形式出现。

《水浒传》第十三回,青面兽杨志和索超的徒弟周瑾进行比试时,受到兵马都监闻达喝止:“论这两个比武武艺,虽然未见本事高低,枪刀本是无情之物,只宜杀贼剿寇,今日军中自家比试,恐有伤损,轻则残疾,重则致命,此乃于军不利。”第十五回,智多星吴用用激将法劝阮氏三兄弟入伙时,阮小五多次强调,“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”“我弟兄三个的本事,又不是不如别人,谁是识我们的”。书中多次出现“武艺”和“本事”,反映出当时人们是将二者混用的。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华传统武术发展演进中的一个现象,那就是“武术”一词的前身是“武艺”,而“本事”“手段”之类的称呼,则是《水浒传》所处境

小遮拦穆春、两头蛇解珍、双尾蝎解宝、小霸王周通及打虎将李忠等人的阻击,但“略斗四五合,穆春便走”,“斗不到五七合,解珍、解宝拔步便走”,“二马相交,斗不到六七合,周通气力不佳,拨转马头往山上便走”,“李忠如何敌得呼延灼过,斗了十合之上,见不是头,拨开军器便走”。这几处描写,都非常鲜明地点出了两类不同人员武术技击水平的差距。

《水浒传》中对武器器械与武术技艺的描写,呈现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。作为水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梁山武术文化传承至今,其中所蕴含的“豪爽义气”和“崇文尚武”,进一步丰富了“梁山武术”的文化内涵。

如今,与水泊梁山和《水浒传》中人物有关的传统武术已经走出书本,成了“梁山武术”的重要内容,如子午门功夫、武松刀、鲁智深醉拳、水浒拳、飞镖等。它们也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

鲁智深菜园中演武(选自《忠义水浒传全图》) 作者供图